

全球海运“保供”如何降风险

新华社北京4月3日电（记者徐超）搁浅的“长赐号”货船日前成功脱困后，埃及苏伊士运河这一全球贸易要道终于恢复畅通。然而，大约一周断航造成的全球海运积压，可能需要数月时间消化。

一船搁浅，缘何导致全球供应链“血栓”？背后存在哪些深层原因？如何规避和缓解风险？运河堵塞事件引发各界反思。

四大要道存隐患

苏伊士运河的通航使货船可绕行好望角，节约近9000公里的海上行程。不过这一运河航道相对较窄，给巨型货轮通行带来挑战。近年来，苏伊士运河发生过多次船只堵塞航道的情况。2004年，运河曾因油轮搁浅中断通行三天。

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和巴拿马运河三条海运咽喉要道同样存在薄弱环节。中东形势不稳经常给多数海湾产油国出口原油必经的霍尔木兹海峡蒙上阴影，威胁油轮正常通行，影响全球原油供应预期。

覆盖全球贸易量40%的马六甲海峡最窄处仅2.8公里，每年都会发生船只碰撞事故。此外，海盗活动也干扰船只正常通行。

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巴拿马运河易受极端天气影响，2016年中美洲地区罕见干旱气候就曾迫使运河限流。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统计数据显示，全球货物贸易的80%通过海运实现，特别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海运依赖度甚至更高。这些地理位置关键、薄弱环节明显的咽喉要道一旦出现状况，很可能再次出现类似此次货船搁浅导致航道堵塞的“卡脖子”事件。

变量共振敲警钟

一些业内人士认为，此次苏伊士运河航道堵塞造成如此广泛冲击，深层原因是全球供应链各类危机交织，通过海运薄弱环节集中爆发，凸显全球供应链弱点和海运痛点。

首先，全球供应链接连出现产品紧缺。以汽车芯片为例，新冠疫情期

间芯片生产商主动降低产量，但后期汽车芯片需求超预期反弹，造成供需失衡。美国南部得克萨斯州2月遭遇极端天气，当地80%的化工生产线告急，令全球石化供应链陷入紧张。

其次，全球供应链运输瓶颈不断显现。在美国，疫情期间消费者线上购物需求猛增。2020年7月起，美国主要港口长滩港和洛杉矶港的月进出口货物总量不断刷新建港100多年来的纪录，并且因进口大涨、出口大降而造成大量空集装箱积压港口；其他海运市场则“一箱难求”，运费一涨再涨。

最后，海运规模化发展也导致不少隐患。船舶越大，运输效率越高，一些货船已能够一次运载2万个标准集装箱。但这种巨型货船在通过狭窄的海运咽喉要道时，难度也会成倍增加。

物流多元呼声起

如何确保物流运输顺畅、降低供应链风险？苏伊士运河堵塞引发

各界讨论，物流多元化探索受到关注。

以北极航道为代表的新兴海运线路吸引力有所增加。2020年，途经北极航道货物共有约3300万吨。据估算，相比途经苏伊士运河，北极航道可使亚欧海运贸易路程缩短40%，大大节省成本。尽管有专家质疑天气因素可能影响通行，但作为海运备选方案，北极航道正受到全球物流企业重视。

加强现有海运体系的韧性越发受到重视。贸发会议《2020年海运评估》报告认为，应搭建全球层面的应急协调机制，提升航运风险管理能力和针对连锁冲击的应急准备。

在海运价格暴涨背景下，以中欧班列为代表的陆路运输线路更显魅力。英国《金融时报》日前报道，疫情期间，欧洲市场对中国商品需求旺盛，但海运屡屡延期且价格不断上涨，促使不少出口商转向安全、稳定、畅通的中欧班列。

2020年，中欧班列开行12406列，同比增长50%，首次突破“万列”大关，是2016年开行量的7.3倍。

（接上期）

邓大哥两手一拍说：“老二说话才干脆哩，他说，爸你别种地了，转给别人种吧！作你听听这是啥话啊，他自个儿不种地，还不让我种，我敢说这么下去不出三代，他们都不会种地了。”

他仰脸看看天说：“咦，看我傻哩！光顾着说话，你们大老远地来俺家，还站在当院挨晒。进屋！快进屋！”

屋子里很阴凉，刚落座，一头一脸的汗就落了。老屋老墙、老中堂画、老式条几、老太师椅、老八仙桌，看一眼就让人生出怀旧感。小木桌上摆放几瓶纯净水，像是新买的。邓大哥拧开瓶盖，把水递给我和司机朋友，说：“喝水！喝水！”忙把沙发上小孩衣裳拢起来，嘟囔着：“看俺家乱遭哩！三个孙子就是三个狼羔子，在家没有一刻能安生。他们的老子一拔腿打工走了，把仨狼羔子甩给我了。小时候我一手拉扯他们兄妹仨，老了还得照管他们的仨孩子。”

我听了，也替大哥愁得慌。有什么办法呢，当下的农村就是这么个境况啊。我拿眼扫摸了一圈，问：“小孩子呢？”

“上学去了！中午吃食堂，晚上回家住。对了，今儿

个学校庆六一哩，都换了新衣裳。”

司机朋友悄悄地把给孩子们的礼物，放在了四轮车上。

站在邓大哥的麦田间，我有种轻妙的漂浮感，好似被透明的麦芒托举着，在黄色的波浪中悠悠地荡。麦穗蓬乍乍地立着，微风中相互摩擦，发出殷实的沙沙声。掐一个麦穗在手里，合起手掌，像小时候那样虔心地揉搓，吹飞麦芒麦壳，手心里一窝金黄的麦粒。放进嘴里细细地嚼，干干的，弹弹的，甜甜的，满口的清香。

就这么想起一句很讨喜的谚语，我说：“吃新麦活一百。”

邓大哥接着说：“吃新面活一万。”

布谷鸟在找不见它的地方一声声鸣叫：“咕咕咕咕——”我却听成了：“白馍真多——”

邓大哥伸长目光抚摸着麦穗，说：“俺儿子电话里一句一个钱字，你看一看，这是钱的事儿吗？这是粮食，是小麦，是好面，是吃的，是活命的东西。要是有个大灾小难的，钱能当饭吃？”

想起小时候和奶奶一起拾麦穗，她老人家拐着一双小脚，踏遍整块麦田。她对我说：“拾吧拾吧，多拾

几个麦穗，多吃几根面条。”

临走时我问邓大哥：“今年秋季还去新疆拾棉花吗？”

他说：“不去了。这不是多拾了人家几亩地嘛，我打算收了麦，搞个塑料大棚，种些时令蔬菜，人和地都不闲着。”

2016年冬

一、“烧饼女”张粉花家

下了一天零一夜的雪，腊月初九的早上天晴了，阳光在雪地上打闪闪儿。我背上双肩包，打上一辆出租车，上了路。张粉花给了她的详细地址，上网一查，还挺远，八十多公里，这距离，能跑邓金国大哥家两个来回。

车窗外，田野上的积雪怎么看都比城里的厚实，鼓囊囊，白亮亮，一看就知道，雪给田地偏了心，风给雪花使了劲。麦苗在雪被子底下使着暗劲儿，冒尖了，竖起一地绿色的指望。

接近乡镇的时候，路边的雪浅了，车和人多起来，道路两旁的集市喧腾腾的。俗话说：吃了腊八饭，就把年来办。集市上，办年货的人挤挤扛扛，卖年货的摊子前大车小辆，把来往的车辆堵塞得无法挪动，像人患了肠梗阻。出租车司机开始骂娘，骂娘也没用，他就把喇

叭摁得山响，响也没用，赶集人听不见，只让车上的我听见了。我看见他们个个侧歪着身子，把一对红纱灯，几只活鸡，一篮油炸果子，一个胖娃子，高高地举过头顶，从容地从我们车前狭缝里挤过。

司机红头胀脸地说：“下车吧大姐，我送不了你了。”

一下车，我跌入兴闹的集市，犹如一尾迷茫的鱼。小心地跳过连环阵似的地摊，谨慎地问询几个骑摩托车的男士，捏着钞票，恳求他们送我一程，一个个摇头，说，不去。

背着包走走停停，我的脚步停在一位老者的身后，他七十多岁，精瘦，下巴上的白胡须也瘦。他相中了地摊上红皮白瓢的山红芋，我相中了他身旁的一辆电车三轮车，更看好车斗里的那只小马扎。或许这马扎是他老伴常坐的，在我看来，它暂时归我所用了。可是，我一番声情并茂的诉说和请求，并没有使老人家动容，他胡子一撇，说：“俺不是拉人的，俺是买红芋的。”我搬起一袋子红芋说：“老板，这袋我要了。”老人家看着我付了钱，看着我把红芋搬上车，这才勉强地说：“上车吧。”

（未完待续）

（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大地的云朵

——新疆棉田里的河南故事

□阿慧

